



交响合唱版《炎黄风情》演出现场。

作曲家鲍元恺淬炼三十余载

交响合唱为《炎黄风情》注入新生

从爽朗明快的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，到从容轻灵的《小河淌水》，再到童趣烂漫的《丢丢铜》，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，音符如多彩画笔描绘出神州大地……11月7日至8日，著名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交响合唱版《炎黄风情》世界首演，200余人的超大阵容精妙诠释了这部升级版的中国音乐经典。

1991年，著名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大型管弦乐组曲《炎黄风情》首演亮相，24首采撷自民间的歌曲融入交响乐语汇，此后成为海内外上演频率最高的中国管弦作品之一。三十余年过去，鲍元恺的探索仍未止步。历经民族乐团版、室内乐版等多个版本的淬炼，耄耋之年的他以“交响合唱”的“终极”形式，携手指挥家钱骏平、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、国家大剧院合唱团、北京爱乐合唱团，以及歌唱家吴碧霞、黄训国，完成一次艺术生涯的回望与升华。

现场

以音乐为线漫游山川风貌

管弦乐版《炎黄风情》原包含24首作品，交响合唱版有19首正曲。在保留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《茉莉花》《小河淌水》等耳熟能详的民歌外，创作者还收录《安平怀古》《丢丢铜》等数首台湾民谣，补入四川《数蛤蟆》等民歌，让整部作品的文化版图、情感表达更趋完整。

音乐会现场，钱骏平用充沛的感情牵引乐团、合唱团，让旋律在山川风物间悠然游走：全曲开篇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展现巴山蜀水的勤劳爽朗；《放马山歌》中，童声合唱模拟马蹄的哒哒声，仿佛溅起了茶马古道的尘埃；发轫于台湾南端恒春半岛的《思想起》咏叹着不绝如缕的乡愁；从陕北走向全国



音乐会尾声，作曲家鲍元恺（右）登台向观众挥手致意。

的《兰花花》唱出刚烈强音……

19首作品中，每首的音乐风格、创作技法、作品编制各不相同。声乐部分覆盖独唱、混声合唱、无伴奏合唱、童声合唱等形式；乐队部分既有类似爵士乐的5人配置，也有全编制交响乐团配合完整的锣鼓打击乐团；写作手法方面，乐队可为合唱伴奏，合唱可为乐队而歌。

人声的引入是这一版本创作中的最大变革。北京爱乐合唱团的童声合唱，用纯净的音色、圆熟的技巧为整场演出带来数次高光；80秒的无伴奏合唱《杨柳青》中，鲍元恺设计了9次转调，即便对成年歌唱家来说，这都是不小的挑战，但小合唱队员们的表现精准到位，三声部的配合，对比无可挑剔；在童声合唱《小白菜》中，合唱弱下，乐器噪声，一道清澈却苦涩的清

唱，生动诠释出失恃无依的孩童。

吴碧霞、黄训国的演唱同样精彩，特别是在《小河淌水》《看秧歌》等选段中，吴碧霞的美妙高音与混声合唱的互动鲜明流畅，总博得热烈喝彩。最后一曲《孽孽》唱响，余韵中，鲍元恺登台向观众致意，笔耕不辍、用几十载时光丰盈“炎黄风情”的作曲家，收获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创作

用音乐语言帮民歌“活”过来

“我们这代学生受到了比较完备的西方作曲技术的教育，同时也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断联系，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双重滋养下成长起来的。”鲍元恺说。30多年前，他就敏锐地意识到，要留住中国音乐的根脉，必须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土地，投向那些世代传唱的民歌。

“古老的民歌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，记录着炎黄子孙的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、春秋秋收、悲欢离合。创作这套作品，我是想用音乐语言帮助这些民歌‘活’过来、传下去。”鲍元恺的作曲过程相当顺利，对民歌的耳熟能详，加之中学时代起为民歌配和声的积累，创作最后冲刺阶段，他以平均每5天6首的速度完成了24首中的18首总谱。1990年11月，《炎黄风情》完稿。

1991年，《炎黄风情》首演，大受欢迎，并成功出海，亮相维也纳金色大厅、卡内基音乐厅等世界地标性演出场所，被伦敦爱乐乐团、纽约爱乐乐团等国际一线乐团选择诠释。不少业内人士评价，《炎黄风情》与20世纪50年代的钢琴协奏曲《梁祝》、20世纪70年代的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并肩，是新中国三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创作里程碑。

升级

唱响“炎黄子孙”动人心声

《炎黄风情》被改编为室内乐重奏、独奏、民族器乐重奏、独奏、钢琴独奏等众多版本，频繁亮相海内外舞台。2013年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音乐学院华人教授邵晓明的建议，让鲍元恺眼前一亮，他尝试用“交响合唱”为《炎黄风情》注入新的生命。

“在音乐的表现形式里，把声乐跟器乐结合在一起，几乎是最高形式，它的规模、规格、体量都是最大的。管弦乐的表现力可以升华民歌，而民歌中的烟火气还是唱的形式最能还原。”2020年，鲍元恺从《炎黄风情》中遴选出几段，交由童声演唱，天籁般纯粹的“直声”最能保留民歌的原汁原味。在交响合唱版《炎黄风情》中，19首正曲加两首返场曲目，运用童声合唱的多达9段。鲍元恺更是精心运用复调技法，让《炎黄风情》的歌声明显有别于西方合唱风格。

适逢台湾光复80周年，交响合唱版《炎黄风情》着重遴选了来自宝岛台湾的声音。鲍元恺曾赴台湾讲学数年，台湾的民谣和同胞的热情滋养出他的代表作《台湾音画》，这部作品成为海峡两岸亲缘不断的音乐见证。此次，鲍元恺特地创作《我们都是一家人》纳入《炎黄风情》，当台湾民歌与家喻户晓的《阿里山的姑娘》交替出现，又融合在“从前时候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”的心声，“炎黄子孙”的概念跨越地域，融入血脉。“只要是炎黄子孙，无论身在何方，这部作品都能成为你的文化原乡。”鲍元恺说。

高倩/文 国家大剧院/图

六百年昆曲对话三千年殷商

《妇好传奇》演绎女将军的“刚与柔”

殷墟甲骨文纹样在舞台上流转，北曲唱腔裹挟着青铜文明的厚重缓缓响起，近日，昆剧《妇好传奇》在中央歌剧院成功首演。这部由北方昆曲剧院历经三年筹备创作的新作，以“六百年昆曲对话三千年殷商”的宏大叙事，让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妇好的传奇人生跨越时空，在当代舞台绽放震撼人心的文化光芒。

塑造多维视角下的立体妇好

作为北方昆曲剧院年度重磅力作，《妇好传奇》的创作汇聚业界顶尖力量：艺术指导由导演曹其敬担任，剧作家颜全毅执笔剧本，总导演吴苡与导演蔡小龙联合执导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大元负责唱腔设计，谢鑫担任音乐作曲，北昆优秀演员朱冰贞、王琛主演。

“我们不想把妇好塑造成‘符号化的女英雄’，如果只写能征善战，不过是把男性英雄换了女儿身。”编剧颜全毅透露，基于这一思考，剧本确立了主题：最善战的将军，终因女性的悲悯成长为内心柔软的善良者。

这种设定赋予人物强烈的戏剧张力：妇好从初露锋芒的果敢少女，到威震四方的巾帼统帅，再到心怀天下的贤德王后的完整生命轨迹，既有“披甲出征平羌乱”的金戈铁马，亦有“执圭祭祀安万民”的虔诚肃穆，更有与商王武丁“治国相携、情深意笃”的细腻温情，妇好的人生轨迹始终围绕“刚与柔”的博弈展开。

剧本还特意设计“涉险”一场戏，以层层递进的悬念推动剧情，在战争危机中凸显其“以柔胜刚强，以悲悯



昆剧《妇好传奇》剧照。

息刀兵”的抉择，既保留了戏剧冲突，更深化了人物弧光。“全剧以‘爱’贯穿，从夫妻情、母子情延伸到对百姓的大爱，让三千年前的人物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。”

呈现刚柔并济的殷商画卷

舞台上，青铜纹路的景片随剧情开合，巫祝仪式的神秘与战场厮杀的壮烈在光影中交替。总导演吴苡将昆曲传统程式与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，实现了殷商文明的艺术化再现。“殷墟是解读中华文明的古老密码，我们在舞台上融入商代青铜器纹样、甲骨文元素，通过多媒体技术重构巫祝文化、军事礼制与青铜文明的恢弘气象。”她强调，这种创新并非背离传统，而是让昆曲水袖与甲骨文形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舞美设计周立新以商代青铜器纹样为蓝本，通过现代技术打造沉浸式

空间——灰色景片模拟甲骨纹理，随剧情开合形成“宫墙”“战场”“孤城”等场景。服装设计彭丁煌考据妇好墓出土文物，以商朝最尊贵的白色为主色调，搭配玉器挂饰与层叠头饰，“既还原历史韵味，又通过服装的增减让演员快速切换角色状态，比如妇好的嫁衣外罩铠甲，脱下铠甲便是日常装束，兼顾实用性审美性。”周立新说。

朱冰贞突破性演绎女英雄

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大元以韵味醇厚的北曲唱腔为设计核心，彰显北方昆曲的独特魅力。他表示：“我们在保持昆曲水磨调底色的基础上，强化了唱腔的力度变化，用刚柔并济的声腔特质匹配好的人物性格。”音乐作曲谢鑫的配器则为传统唱腔注入了灵动气息，让情感表达更显淋漓尽致。

妇好的形象落地，最终依赖于主演朱冰贞的突破性表演。曾在昆剧《红楼

梦》中饰演林黛玉、以闺门旦见长的国家一级演员朱冰贞，此次面临着从柔美国秀到刚烈将军的跨界挑战——既要展现战场征伐的凌厉，又要诠释悲悯仁爱的细腻。

为贴近角色，朱冰贞不仅查阅大量考古资料，更在表演上进行系统性突破：将闺门旦的温婉身段与刀马旦的利落招式融合，兼具英气与柔美；唱腔在传统曲牌的基础上调整力度，战场戏刚劲有力，情感戏婉转深情，实现了声线与人物心境的同步变化。在“涉险”等关键场次，精准传递出妇好在军事决断与生命悲悯之间的挣扎，让“以柔胜刚强”的主题有了最直观的表达。她与王琛饰演的武丁之间的对手戏与夫妻温情诠释得尤为动人。

演出落幕时，妇好的身影与背景中渐显的甲骨文文字重叠，台下观众掌声良久。从事考古工作的张女士难掩激动：“看到甲骨文里的名字变成鲜活的舞台形象，青铜器纹样化作舞美景片，这种‘考古成果+艺术创作’的结合太震撼了！尤其是‘释俘’那段，让我想起妇好墓中出土的‘妇好尊’，原来三千年前的女性就有如此胸怀。”

业界专家评价指出，《妇好传奇》成功探索了昆曲历史题材创作的新路径，将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成果转化舞台艺术，既守住了昆曲的根与魂，又让殷商文明“活”了起来。据悉，该剧后续将结合文旅融合需求，探索“展览+演艺”的传播新模式，让这部承载着文明记忆的作品感染更多观众。

王润/文 方非/图



话剧《点翠》——

重现第二次淞沪会战后的动荡岁月

动荡岁月，硝烟未散。一边，是京剧名角方玉珩在沦为“孤岛”的上海坚守着他的戏台；另一边，是一群年轻学生在队长周澎的带领下，怀揣南来北上的西行的险途。他们之间，由一件华美的点翠头面牵连起跨越半世纪的悲欢。11月6日至9日，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“艺术天空”特邀演出的原创话剧《点翠》在上海艺海剧院上演。

该剧汇聚实力主创团队，由知名编剧黄昌勇执笔，著名导演王延松执导，并特邀表演艺术家佟瑞敏、京剧名角傅希如、优秀演员果菁领衔主演，与南通艺术剧院话剧团联袂呈现。

话剧《点翠》将故事背景设定于1938年，第二次淞沪会战后的动荡岁月。剧中不断穿插《西行漫记》中的纪实片段，将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热忱交织。华美珍贵的点翠头面作为线索贯穿全局，它不仅是京剧行头，更化身为千年

文脉的象征、艺术理想的信物与民族精神的火炬，在战火中闪耀不屈的光芒。

《点翠》以话剧为主体，深度融合京剧元素。佟瑞敏饰演的京剧名家方玉珩不畏日本人的威胁，坚守上海。而剧中的另一条线则聚焦于上海某大学戏剧社的年轻学子。他们在傅希如饰演的队长周澎的带领下，毅然改组为抗战演剧队，踏上充满艰险的西行征途。果菁饰演的方吟在西行之路上，完成了从方家大小姐到革命抗战战士的蜕变。

舞美设计如同一首无声的诗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历史的明暗与情感的波澜。解构的建筑框架、斑驳的砖墙与冷峻的几何箱体交错、倾轧、叠映，形象再现战火摧残下城市的创伤与人民内心的创痛；多媒体与灯光的运用，成为推动叙事、渲染情绪的“隐形角色”。

赵明



话剧《牡丹亭上三生路》——

带着现代人的体验走入“牡丹亭”

11月5日至16日，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、演出，李宜橙编剧、高蕾蕾导演的话剧《牡丹亭上三生路》在国话剧场进行首轮演出。该剧以古典名著《牡丹亭》为蓝本，用贴近当代审美的舞台语汇，带有青春质感、新颖视角的真挚表达，与剧作家汤显祖展开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对话，致敬传世“爱情宝典”。

剧中杜丽娘由周璇、翟冠华饰演，柳梦梅由刘恒甫、张铭恩、许远驰饰演，众多青春面孔共同构筑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创作过程中，演员从自身体验与观察出发，联通经典角色中的现代

质感。对于杜丽娘这一角色，两名女演员将其理解为“勇敢而纯粹的灵魂”，柳梦梅则被三位男演员以不同的表现形态、诠释为“人间理想的爱人”。

排演过程，也是创作团队与汤显祖、杜丽娘、柳梦梅之间的一场精神共鸣。主创团队希望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，更是对每一个个体的温柔观照，讲述发现自我、追寻自我、完成自我的心灵旅程。导演高蕾蕾表示，主创希望带着现代人的生命体验，再次走入“牡丹亭”，与汤显祖展开跨越时空的靈魂对话。

北日



话剧《枝叶关情·郑板桥》——

揭幕“大戏东望·2025全国话剧展演季”

话剧《枝叶关情·郑板桥》11月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，由此拉开“大戏东望·2025全国话剧展演季”序幕。来自全国各地的35个剧目将在北京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杭州等地呈现70余场演出。

展演季的重点剧目包含《小郡之秋》《俗世奇人》《长安的荔枝》《红楼梦》《雷雨》《原野》《寻找“杜立特”》《恋爱的犀牛》等。

其中，开幕剧《枝叶关情·郑板桥》

白瀛

